

朱子大全集

第三
函八冊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書

知舊門人間答

答陳明仲

熹窮居奉養粗安義分無足言者惟是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凜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者方念未能得叩餘論以自警發忽得來教乃知高明之見已如此自顧疲駑雖殫十駕之勤亦無以相及矣矍然驚歎不知所言至於反復再三則有不能無疑者蓋來喻自謂嘗有省處此心直與孔孟無異言行之間既從容而自中矣如此則是老兄之學已到聖賢地位尚復何疑而其後乃復更有學無得老將至之歎則又無以異於某所憂者此雖出於退讓不居之意然與初之所言亦太相反矣使熹將何取信而能亡疑於

長者之言耶又以其他議論參考之竊意老兄涵養之功雖至而窮理之學未明是以日用之間多所未察雖言之過而亦不自知也老兄既不鄙其愚而辱問焉熹雖淺陋亦不敢以虛厚意也區區管見願老兄於格物致知之學稍留意焉聖賢之言則反求諸心而加涵泳之功日用之間則精察其理而審毫釐之辨積日累月存驗擴充庶乎其真有省而孔孟之心殆可識矣示喻讀書之目恐亦太多姑以應課程可矣欲其從容玩味理與神會則恐決不能也程子之書司馬張楊之說不知其果皆出於一轍耶抑有所不同也此等處切須著眼不可尋行數墨備禮看過而已既荷愛予直以此道相期不覺僭易盡布所懷伏惟旣以溫公之心爲心必有以容之然說而繹從而改尚不能無望於高明也但能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如

此著力兩三年間亦當自見得矣汪丈每以呂申公爲準則此
觀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亦可謂難
得矣一溺其心於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爲依違中行之計
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爲簡易則吾不
知其說也程子曰欲不學佛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真知言哉

答陳明仲

所示諸說足見留意便遽未暇條對大抵終有未脫禪學規模
處更願於平易著實處理會不必以頓然有省爲奇只要漸覺
意味明白深長便是功效然亦不可存此計較功效之心但循
循不已自有至矣

答陳明仲

前書所論不求安飽惟在敏於事上著力此恐倒却文意兼義

亦不如此蓋惟無求飽求安之心乃能敏於事耳謹於言亦不專爲耻躬之不逮大凡言語皆當謹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

答陳明仲

喻及論語諸說以此久不修報然觀大槩貪慕高遠說得過當處多却不是言下正意如首章論耻躬不逮便說古人誠貫天地行通神明今人作僞行詐欺世盜名都未合說到此且熟味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緊要用處是如何不必說向前去如此久之意味自別且如尹和靖講說便都無此簡約精微極好涵泳也推此一章餘皆可見

答陳明仲

程集荷借及畧看一二處止是長沙初開本如易傳序沿流作汭流祭文姪作猶子之類皆胡家以意改者後來多所改正可

從子飛求之殊勝此本也

答陳明仲

累承示經說比舊益明白矣然猶有推求太廣處反失本意今不暇一一具稟異時面見當得一一指陳以求可否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復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畧說過便休也

答陳明仲

向辱書喻有意於程氏之學甚善甚善然向聞留意空門甚切不知何故乃復舍彼而將求之於此豈亦知前之失而然邪抑以爲彼此初不相妨旣釋而不害其爲儒也二者必有一矣由

前之說則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於此數書熟讀
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
非如釋氏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
得也此數書程氏與其門人高弟爲說甚詳試訪求之自首至
尾循守加功須如小兒授書節節而進乃佳不可匆匆繙閱無
補於事又不可雜以他說徒亂宗旨也

如蘇氏之類

若曰彼此不相

妨儒釋可以並進則非淺陋所敢聞也

答陳明仲

不喻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
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書爲尤難
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
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

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爲欲改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未成文字耳然試畧考之亦粗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陳明仲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項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願高明志之明道行狀及門人叙述中所論政事叙指無事亦宜熟看殊

朱子大全 文集卷四十三
開發人意思也所詢喪禮別紙具稟顧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
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悞耳

別紙

靈席居中堂

家無二主似合少近西爲宜

朔祭子爲主

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
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云各爲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是凡妻之
喪夫自爲主也今以子爲喪主似未安

先遣柩歸而奉魂帛終喪埋帛立主

時在官所

此於古無初旣不能盡從古制卽且如此亦可然終不是也

奉祀者題其子

此亦未安且不須題奉祀之名亦得

廟別三世別設一世於其下

禮卒哭而耐於祖姑三年而後入廟今既未葬則三虞卒哭之制無所施不若終喪立主而耐耐畢而家廟旁設小位以奉其主不可於廟中別設位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告更以溫公書儀及高氏送終禮參考之當有定論也

答陳明仲

喻及喪禮踰朞主祭之疑此未有可考但司馬氏大小禘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主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畧如弔服或忌日之服可也更告博詢浚於禮者議之

答陳明仲

祭禮比得書亦及此數條各已隨事釐正如配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爲別廟或有庶母又爲別廟或妻先亡又爲別廟弟先亡無後亦爲別廟與伯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爲之不可雜也冬至已有始祖之祭是月又是仲月自當時祭故不更別祭其他俗節則已有各依鄉俗之文自不妨隨俗增損但元旦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精於祭事烹鄉里却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忌日服制王彥輔塵史載富鄭公用垂脚黹紗襖頭黹布衫脂皮帶如今人禪服之制此亦未得汪丈報不知以爲如何也

答陳明仲

喪服前書已具去昨日又畧爲元伯道一二恐古制未明或且只用四脚襴衫之制亦可但虞祭後方可釋服然後奉主歸廟

耳自啓殯至虞其間吉禮權停可也次日恐亦未宜遽講賀禮恐令嗣有未安尊兄以禮意喻之則無疑矣此最禮之大節精意所在衣裳制度抑其次耳

答陳明仲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答陳明仲

不遠遊與三年無改各是一章文義自不相蒙或欲牽合彊爲一說非聖人本意也竊謂夫子此言只是發明孝子之心耳蓋父之所行雖或有所當改然苟未至於不可一朝居則爲之子者未忍遽革而有待於三年亦可見其不忍死其親之心矣此

心是本但能存得此心則父之道或終身不可改或終日不可行皆隨其事之輕重而處之不失其宜矣聖人特指此心以示人所謂貫徹上下之言而豈曰姑以是爲中制也哉若如所喻章句文義固已不通而其間又極有害義理處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予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爲哉若所謂中乃天理人倫之極致隨時而所在不同以禹稷顏子之事觀之則可見矣今日姑以中制言之則是欲於半上落下之間指爲一定之中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豈聖人之所謂中也哉

答陳明仲

爲長府與季氏聚歛事相因與否不可知不必附會爲說子路鼓瑟不和蓋未能盡變其氣質所云未能上達不已語不親切

屢空之空恐是空乏屢至空乏而處之能安此顏子所以庶幾於道也下文以子貢貨殖爲對文意尤分明若以空爲心空而屢空猶頻復則顏子乃是易傳所謂復善而不能固之人矣何以爲顏子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旣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

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

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但其下學工夫實未至此故夫子雖喟然與之而終以爲狂也克己之目不及思所論大槩得之然有未盡熹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學固以至聖爲極習固是在聖之方然恐未須如此說且當理會聖賢之所學者何事其習之也何術乃見入德之門所謂切問而近思也人不知而不愠和靖所謂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

愠之有者最爲的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爲已用心之約處若以容人爲說竊恐爲已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廣狹人之病其去道益遠矣嘗見或人說此乃有容天之論此又欲大無窮而不知其陷於狂妄者也

答李伯諫

甲申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

此來書之語

固無緣得其

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

此來書中

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

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大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畧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

此游察院語

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

日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

也